



中国病丛书

悲剧性别

八十年代妾在中国

鲁娃 许宗斌 刘瑞坤 著

- 商品经济在封建文化下扭曲
- 发了财的万元户争娶小老婆
- 贫穷与富裕轮奸女人
- 灵魂的抗争与人格的呻吟



悲 剧 性 别

——八十年代妾在中国

鲁 娃 许宗斌 刘瑞坤 著

中 国 新 闻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济南

中国病丛书

主 编： 王兆军 吴国光

编委： 马立诚 王至元 米博华 刘嘉波
何家成 吴稼祥 苏晓康 麦天枢
陈 放 陈小川 罗荣兴 贾鲁生
戴 晴

悲剧性别——八十年代妾在中国

鲁 娃 许宗斌 刘瑞坤 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42号)

济南印刷四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375印张 243千字

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0册

书号ISBN7—80041—123—0/G.95 定价3.80元

致读者

假设世界是完美无缺的，那么一切思想便没有存在的必要；偏偏世界并非完美无缺，于是我们不能不直面它的弊端与缺陷。世界的缺陷是思想的沃土，改造缺陷是思想的使命。《中国病》丛书就是为着与读者共同承担这一使命而出现的。

我们已经习惯了看到光明，然而我们身边偏偏有许多阴影；我们已经习惯了歌唱美丽，然而我们身边偏偏有许多污秽；我们已经习惯了作为优秀者出现在世界面前，然而事实是我们已经大大落后；我们宁愿满足于巨大的成绩。可是历史的铁的逻辑要我们走向改革……中国，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她尤其需要正视自身的缺陷与弊端。

于是我们将目光从遥远的天际投到脚下的黄土地上，喧嚣应当收起，理想的种子需要播在泥土中；呐喊已经奏效，实际的劳作还要自己来挽起袖子。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中国的人民大众，都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切实地研究中国的现实，这是我们唯一的自新之路。

是的，中华民族已经忍受了无数灾难痛苦，血与火，汗与泪，污浊与瘴疠，欺骗与绝望，一次次挣扎，一次次努力。现在，我们要以大无畏的勇气来承受自我批判的痛苦。这是所有痛苦中最为痛苦的，因为它不能施加麻醉，不能转移或躲避；这又是所有痛苦中最有价值的，没有自我批判，便没有更新与发展。如果我们能以抵御外侮的强力来洗刷自身的污点，我们

就会获得百倍的力量。

于是我们高张起“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旗帜，树立起“针砭时弊，揭发痼疾，促进改革和现代化”的主旨。从现实，深入到历史；从体制，深入到文化；从表象，深入到机理；从诊断，深入到疗效。或纪实，或分析；或直陈，或思辨；或歌哭笑骂，或神峻气冷；或短小精悍，或汪洋恣肆；形式不论，体裁不论，风格不论，选题不论：我们只有一个座标——面对中国实际问题；我们只有一个指标——思想批判的深度。

当然，我们并不企求开出仙丹妙方。但是，我们也不因此而放弃前瞻的权利。在毫不留情地检视传统与现实的目光中，既包含夜的暗色一样的冷峻，也溢出如霞光般灿烂温暖的期待与向往。希望我们的努力带来的是沉疴的痊愈，使“中国病”丛书与它的内容一同早日成为历史的遗迹。

“中国病”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八年十月

序

苏晓康

鲁娃他们这部以温州为背景反映“妾”这一社会畸形现象的长篇作品，据说是作为新闻出版社的《中国病》丛书的首篇推出的。这个题材无疑是再典型再标准不过的“中国病”了。丛书的主编王兆军将时下极为风靡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所反映的对象，概括为“中国病”，无疑也是独具慧眼的。如今中国的确犹如一个重病缠身而且患了并发症的巨人，从头到脚染满了病魔，仿佛是单靠西医或只求中医都无济于事的了，所谓“补也补不得，泄也泄不得”，吃药无用动刀子也不行，颇需要一番慢慢调理和综合治理。

就拿鲁娃他们笔下的这种“小老婆”现象来说，你可以把它视为商品经济对传统道德观念冲击的结果，但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封建经济下那种西门庆和潘金莲式的古老故事在今天的重演。这种畸型的社会现象，似乎是很难用我们现成的什么“主义”、“阶段”等等抽象概念去定性的。今天中国的许多事情大约都是这种状态。因此，我常常感到我们理论上的禁锢和贫乏，已经使它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概括、研究和指导。

此例温州“妾”文化所触及到的社会核心问题——道德观念，就呈现出一种错综多杂的难以界定的状况。我们无法否认那些为人妻的妇女，未嫁而逃婚的姑娘以至城市里的女

学生们，竟甘愿到农村去委身于那些发了横财的个体户，怎能不是一种挣脱封建桎梏、追求自由的举动？然而，我们同时也无法否认，这些女人把她们对自由的选择建立在触犯法律同时也是极端丧失本身价值的前提——为人作妾——之上，又怎能不是一种无可辩白的封建陈腐观念和自虐行为呢？巨大的悲剧使你在这极为矛盾的观念冲突和价值扭曲中显得异常沉重和惨烈。它所投射出来的社会世态和民族心态，无疑说明了几千年古老文化同现代文明被挤压在一个平面上所呈现的中国式的病态有多么畸型！

不久前，我和理论界的一些朋友们恰在一起讨论道德问题，题目是：文明进步是否必须付出道德代价。这其实是一个很陈旧的话题。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在道德问题上始终没扯清楚过。如今全民族在商品经济和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下面临道德危机，就更加扯不清楚了。讨论中大家似乎都承认，儒家文化的泛道德化和近几十年来我们搞的那一套虚伪的道德说教，已经使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个体都极无绝对律令的道德感，这种虚伪的不真实的旧道德，倘若不经历一个彻底的断裂带，新道德便无法生成。然而，中华民族今天所面对的困境，难道还能承受得了——一个道德崩溃、道德真空的混乱无序的历史阵痛吗？从根本上说，我们文化中的那些价值核心，在无论怎样巨大的外来文化冲击下，都是不可能彻底崩溃的，更何况它的内核里确实还包裹着不少令西方人极为羡慕的“东方精神文明”的精髓哩。道德选择说到底还是种族文化选择问题，我们今天的选择真是万般艰难呵！

鲁娃他们通过这部长篇纪实文学所展示给世人的，大约正是这种选择的艰难。新芽在朽根上萌生，若断了那朽根上

毒汁的给养便会枯死，若接受那毒汁便只能长成绚烂妖艳而充满剧毒的鲜美的野蘑菇。我们对他们笔下的那些真实的故事和人物，除了同情之外，只有悲哀。这种心境，同鲁迅当年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绝望，大概是相通的。由此看来，这部作品所反映的浙江农村的状况，比鲁迅当年描绘的情形，究竟进化了多少，也是颇令人深思的。

我认识鲁娃，是她同贾鲁生合作写了《被审判的金钱和金钱的审判》那篇很有影响的作品之后。那也是一个畸形的温州的缩影。自“温州模式”风靡全国以来，不少人去写了温州的繁荣和这种繁荣的独特意义。但在这种繁荣之下所掩盖着的社会深层的变化（应当具有更独特的意义），却决非南下文士们走马观花所能窥见的。鲁娃生于斯，思考于斯，便比外来者对温州看得更深一层，她对商品经济特别是个体经济（或说就是私有制）在温州所引起的观念、意识、道德等文化结构深层的嬗变的文学观点，当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这种独特的文学观点，也因温州在这场变革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而变得非同寻常。

我期待着她为我们不断提供一个更真实、更丰满、更显露出深层本质的温州。无论如何，那是一个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不可轻视的角落。今天，我们有多少报告文学作家能够做到在一个角落里作长期的、韧性的挖掘呢？

这就是鲁娃的事业。这就是鲁娃他们的事业。我祝愿他们！

1988年国庆 草于北京

楔子 荒冢幽灵

夜，死一般的沉寂。

山岗上由于一片黑魑魑的笼罩，显得更加荒凉了。冷风萧萧瑟瑟地扶摇着墓地参差不齐的乱草，发出呜咽般的低鸣。听起来十分瘆人。

一穴残败的墓冢，歪斜在黑夜的恐怖之中，墓碑倒塌了，匍匐在乱草丛中，斑驳的躯体上积了黑黑的一洼污水。

生命死去了，一切生命的呐喊便随之远遁。

骤然，一道闪电亮了，挟带着一阵霹雳铺天盖地而来，旋即风起云涌，暴雨滂沱，满世界一片飞沙走石。荒坟被撼动了，摇晃着剥剥喇喇地裂开一道又一道的缝隙，最后竟然轰然作响全部坍塌了。

一个黑色的幽灵于是从这冥冥世界飘了出来，蹑蹑在墓地的冷雨之中。绿荧荧的磷火明明灭灭。那影子便也若隐若现。

许多年以前，这个幽灵是一个故事。

……一道小河，清清冽冽地淌过小镇。河上有一座拱形古石桥。桥边有两棵老柳树，河两岸一排排低矮的房屋，勉强勉强排出点街衢的样子。那时的柳镇，绝对梦想不到几十年后会突然冒出那么多令人目眩的高楼，那么多的珠光宝气，那么多的嘈嘈杂杂、轰轰烈烈。唯一稍显出点气魄的只有拱桥边的那所五间宅院，它的主人是一位前清秀才、小财主。镇上的其他住户绝大多数是躬耕垄亩的农人。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生活滞重、单调、乏味而艰辛，千古如斯。

突然有一天，小镇的居民们激动、兴奋起来了。一顶花轿在吹吹打打中经过柳镇那狭窄而凹凸不平的街巷，抬进了五间宅院那扇黑漆已经剥落的大门，一路上吸引了许多双表情不一的眼睛，并给小镇的人们留下了一个长久的话题。

五间宅的主人、嫡妻尚在的六十三岁的前清老秀才，在他那生命的黄昏时刻，居然娶进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小老婆。据说，那个十八岁的姑娘被她那嗜赌如命的父亲以二百块大洋的筹码卖给了老秀才，而她那暗中相爱已久的恋人因为贫穷，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心爱的姑娘被人夺去！

那个晚上，五间宅里猜拳行令热闹到夜深才罢，然后大门关上了。关进了一段沦肌浹髓的风流，也关进了一腔无处诉说的幽怨。第二天早晨，在烛影摇红的洞房夜中气喘吁吁地累得精疲力竭的白发新郎开门一看，大门上一纸诗帖赫然入目：

二九佳人六三郎，
青丝白发入洞房，
手扶拐杖拜天地，
一朵冰梅伴海棠！

他猜测这是小镇上有数的几个读书人的所为。但他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连连赞道：“好诗！好诗！”

委实是“好诗”。青丝，白发，冰梅，海棠，在半是调侃半是羡慕的诗行里，这一桩畸型的婚姻彻头彻尾浪漫化了。从小脚、娼妓到小妾，无论什么样丑恶的东西，一到中国人的眼中笔底，都会立刻变得诗意盎然起来，凌波云步，秦淮金粉，灼灼小星……

饱学的老秀才没有想到，十几年后，衰颓得已经走不动路的他竟被押上了斗争的会场。然后，他那风韵犹存的如夫人，连同他的财产土地，都被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了小镇的穷哥儿们。一个杀猪为业的老光棍汉分得了那女人。

然后，老秀才很快翘了辫子。

不几年，屠夫也死了。

女人是最后一个死的。

故事尚未结束。族人们在埋葬这个一生嫁过两个男人却未曾生育过的女人时犯了难。她是老秀才的妾，又是屠夫的妻。妾是明媒正娶（虽然仅是表面形式），妻则分配而为，且没有走婚嫁吹吹打打的过场。她的属性、名份确实有些不尴不尬。最终，族人们还是把她葬入了老秀才的坟茔。

自然，没有人关心她的灵魂安宁与否。

似乎，那个故事结束了，历史从此埋入了坟茔。

……但是，你听，那是谁在哭泣？如此凄凉，如此哀伤，在这暴风雨之夜，在这乱草纷披的荒岗！哦，是她，那个曾当过老秀才的小老婆死后又被葬入他的坟墓的女人！罡风疾雨摧毁了颓败的荒坟，幽灵们飘飞飘曳而出，老秀才的幽灵絮絮叨叨地追忆着逝去的春梦，时时地发出几声干哑的笑声；她只是悲悲戚戚地哭，哭，凄厉的哭声在墓地上空萦绕，让人听来毛骨悚然。

暴雨依然如注……

目 录

楔 子	荒冢幽灵.....	(1)
第一章	留在社会底片上的倩影，大老婆和小老婆.....	(1)
第二章	贫穷与富裕轮奸女人.....	(21)
	漂泊的白云.....	(22)
	今夜飞花落谁家.....	(34)
	婚姻立交桥.....	(44)
	逃离深山.....	(52)
第三章	亚当的升华与堕落.....	(59)
	最后的晚餐.....	(61)
	儿子呵儿子.....	(73)
	黑色的诱惑.....	(80)
第四章	灵魂的抗争——小老婆的自白.....	(90)
	舍弃荣誉，投向耻辱.....	(91)
	无意的掠夺，有心的奉献.....	(99)
	人兽之间.....	(112)
	洞穴里的野合.....	(120)
第五章	破碎的人格——大老婆的呻吟.....	(129)
	下跪，出让丈夫.....	(130)
	菜汤里漂浮着一根断指.....	(137)
	扛旗人折了旗杆.....	(144)
	半是炫耀，半是隐痛.....	(152)
第六章	舌尖上开出的恶之花.....	(159)

	墓地上的鸳鸯.....	(160)
	逼上架的鸭子.....	(180)
第七章	女人的贞操是社会的需要.....	(195)
	宗祠夜审.....	(197)
	后门借种.....	(202)
	人的交易.....	(209)
	一个男人勒索两代贞操.....	(215)
	两个男人私了一个贞操.....	(221)
	贞节碑前的殉道.....	(227)
第八章	大老婆和小老婆背一个十字架.....	(235)
第九章	永无彼岸.....	(295)
	口号下的血泪.....	(296)
	觉悟的迷途.....	(303)
	抹不掉的灰色.....	(311)
	冷月下的热吻.....	(327)
	迎着朝阳死去.....	(333)
尾 声	女儿泪.....	(341)

第一章 留在社会底片上的 倩影：大老婆和小老婆

温州市，一个版图上微不足道却名声斐然的城市。50年代，她如冬虫昏眠，默然蛰伏；60年代，她大打出手，以武斗崭露头角；70年代，她掀起走私狂澜，令国人忧心忡忡；80年代，她居然摇身一变，从贫民到富翁，来了个翻天覆地。十大商品基地连同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别墅高楼，还有十万供销大军自尊、自强、自豪的微笑，连缀成名闻遐迩的改革模式。八面来风了，欲羨不已的国人们潮似地涌进来，流出去。探索一番之后，便把钦佩、感悟，赞美化为文字、图像和声音留在广播、荧屏与报端。

然而，文明的宁馨儿必将伴着恶腥的污血而诞生。金钱在启动人的智慧、人的活力的同时，也启动了人的贪婪人的邪恶。正当商品经济日益发达高奏凯歌之时，震撼全国的金融大地震爆发了，难能驾驭的金钱作为罪恶的渊藪，把许多富裕和不富裕的人们逼到了倾家荡产、人人自危的境地。

于是，褒贬不一，争执纷起。金钱的灾难又一次使温州名声大噪。

殊不知，一场婚姻的灾难亦正悄悄逼近。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看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调查材料：《关于柳镇120名重婚犯的心理初探》，共分“基本情况”、“犯罪类型”、“心理特点”、“行为特征”、“社会原因”等五个部份，洋洋万言，鞭辟入里，颇具思辨色彩和理论价值。

柳镇，不过是温州市所属一个县下辖的一个小小区镇，竟然短短几月里就出现了六十对重婚犯，还不包括法庭刚刚受理、未及立案和不愿起诉正在私了的显然为数更多的那一部份。而且重婚亦非柳镇“专利”。就此推而广之，一个县乃至温州市的数目岂不可观得令人惊诧？简直可以说，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一个重婚群落！

婚姻的灾难比金钱的灾难更值得探讨。

于是，我们去了。我们期望柳镇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柳镇，以连绵的阴雨迎接了我们。

很是喧闹。河埠头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嘈杂的人声里，依稀可闻一声两声断断续续的悲啼。

“嗨！俩女人抢一男人，争风吃醋闹人命了！”

“小老婆那么泼，大老婆病病恹恹打得过人家吗？”

“所以干脆扭着她一块儿跳河自杀了！”

我们听了，连忙拽住一老者问：“老人家，他们说的是重婚案吗？”

“可不是？！街谈巷议，茶余饭后，说的全是重婚，小老婆都成灾了。打打闹闹还嫌不过瘾，把小命儿也贴上了。”老者连连摇头，一脸深恶痛绝。“这年头，钱是多了，世风却每况愈下，好端端一块干净地儿，说变就变成花街柳巷了，愧对祖宗啊！”说完，眯缝起昏花的老眼看了我们许久，倒背着手气咻咻蹒跚而去。

我们便往那密密匝匝的人墙缝隙里钻。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一看，不由地倒吸了口凉气。两个女人，两个浑身湿淋淋的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蜷缩在一棵大榕树的虬根底端。

那么多双善意和恶意的眼睛、那么多束同情和鄙夷的目光，竟未能在她们身上产生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感应，她们只是象两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抖动着、喘吁着。

跳河之前，她们无疑有过一番恶斗。厮杀的痕迹依然残留在双方的脸上和身上。戴项链耳环的是小老婆，时髦的乔其纱红长裙被撕成布片儿，飘飘曳曳早已裹不住那两条富有性感的大腿。高跟鞋也脱落了，一只歪在脚边，一只远远地弃在河埠头，那颜色却红得耀眼，象两只因风浪颠簸了的小船。另一位显然是大老婆了，手上套着的金戒指和玉镯昭示了她在富有方面并不示弱，但她在做为女人的命根子——姿色方面却逊色多了。她又老又瘦，脸上满是皱纹，皱纹里溢满了泪水，很典型的弃妇模样。这是两个很不相同的女人，衣着不同，想法不同，且互为情敌。但此刻她们脸上被对方撕抓的血痕是相同的，痛苦亦是相同的。

旁边一个略知内情的人轻声告诉我们：两女人的丈夫是位供销员，很有钱，新房盖得象花园别墅。小老婆是大城市的高中生。妻妾隔墙而居，曾经有一段时期相安无事。后来慢慢开始闹，又慢慢开始打。再后来就不愿同在一个世界活了……

出于对女人的怜悯，我们走上前去，忍不住想说，都是女人，应该学会自尊自爱，不能糟塌自己，更不能互相残杀……；但我们又终于没有说。因为两张缓缓抬起的脸上是清一色的绝望。而任何语言对于绝望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回头走了。脑子里却再也抹不去那绝望。

当街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红纸，醒目地写着这么几个大字：代写法律文书。

大约六平方米的空间，却象筷子笼似地插满了人。女人。盘髻的、烫发的、梳辫子的，甚至还有留时髦的披肩发的。吵吵嚷嚷，围着一个鼻梁上架一副老花镜的形容枯槁的白发老头。老头正襟危坐，手里捏一支老掉牙的竹管圆珠笔。

她们的眼睛，全体一致地注视着这支笔在纸上移动。笔也是一种武器，这是她们的新发现。儿时，她们中绝大部份人也捏过笔，后来长大了出嫁了，笔对于她们完全成了一种累赘、一种奢侈。她们于是把它远远地抛弃了。现在，她们在痛楚之中祈望重新捡起它，笔却不再听从使唤。她们象猎人丢了猎枪那样，把自己原有的武器失却了。

失却了武器的人是很容易把自身也给失却的。她们正是这样。赚了钱、跑了大码头的丈夫嫌其没有文化、不新潮，以没有共同语言为由要把她们“休”了。男人嘴里吐出来的这三个字是如此的平淡轻飘，可对没有任何防范的她们来说却不亚于晴天霹雳。她们先是震惊，继而委屈、愁苦、愤懑，但也无济于一个残酷的事实：她们将如一堆破烂，被人轻而易举地扔掉了。

这时，她们才想到了她们是应该抗争的。于是她们拥到了这里。不约而同呼啦啦来了一屋子。她们想借助于瘦老头的这管笔，向法院，向妇联，向道德、良心以及一切社会伦理供上一份蘸着血泪的诉状，陈说自己的大悲哀和大不幸，以求得对弱者的同情。

她们首先得到了那枯槁老头的同情。

我们走进这间又黑又潮的小屋时，老头正眉峰倒竖，义愤填膺地用笔杆敲击桌子。诉状才密密麻麻地写了一半，唇